禪宗正脉卷第十八　　賞八

南嶽　臨濟宗

[illegible]

羅漢南禪師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

賞八

[illegible]

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柰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麽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illegible]

大潙祖瑃禪師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蝍蟟吞大蟲咄○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

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秖見石磊
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
廓咦

喫夢　福嚴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illegible]　昭覺白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饑
時喫飯困来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
嚴嶺後松栽来無別用秖要引清風且
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
寅丁卯鑪中火

問答　薦福道英禪師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

[illegible]　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
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
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
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
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

賞入

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它
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
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搆或時
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
不擊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

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覿面擎來皆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即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跡絶蹤機

寶通奇特

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

賞人　三

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

遞相教習

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甚麼椀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来布裙芒靸不免撩它㸃㸃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捩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遞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珎重

闕[illegible]

尊勝朋講師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游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来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来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秪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

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氣衝牛斗

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鈎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面

賞八 四

道場如禪師參雲盖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

寶壽樂禪師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廣惠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
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永安正禪師上堂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
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
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
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曰倚
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餅

光孝奕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
半奉報衆玄人識取嬰生面孃生面薦
不薦鸞鸞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
線

法輪添禪師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
喝一喝曰象王嚬呻又喝一喝曰狂狗
趂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
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
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

育王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
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
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
人

真如戒香禪師上堂孟冬改旦晴天寒葉
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
莫作見聞看

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
西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
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
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
白雲深處從君卧切忌寒猿中夜啼

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
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
曰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麽却在猪肉案
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
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

參政蘇轍居士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
選瑞州推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
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
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
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
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
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

盐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
滑如飴

禾山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秖這箇
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
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山則暗機
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於心然五家宗派
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倜儻分明
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
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
久曰洎合錯下注脚

崇覺空禪師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
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
灌谿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
道我解穿真珠解玉板濶亂絲卷筒絹
婬坊酒肆瓦合輿儓虎穴魔宮那吒忿
怒遇文王興禮樂逢傑紂逞干戈今日
被崇覺覷見一場懨懨

九頂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
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
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

九頂三句

謂函盖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来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来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黃龍新

性空妙普庵主（嘉興人也）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珎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

追船子遺風

塵百鳥不来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

建炎初徐明叛

○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来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荅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

[illegible]

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

賞八　八

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遥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筋

烏鎮　碧合　兄焚

飯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刼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麽不拜師掌之曰會麽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

[illegible]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

設浴謗榜

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脩因看法華觀頓有省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卻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花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

賞八　九

于門

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秪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

有明心錄行世

上封佛心才禪師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

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棲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頌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秖是臨機吐不出若爲柰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隣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剥剥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忻然掴隣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絶遮欄萬象森羅齊

賞人　十

漏泄

法輪端禪師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

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筒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它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

黃龍清長靈卓禪師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離內竹拘籬外筍澗東花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

寺丞戴道純居上洛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黃龍山堂道震禪師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為礙弃倣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衆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

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爲印可

嗣汾潭清

萬年雪巢法一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書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劒髑髏前大海波濤沸

嗣汾潭清

雪峰慧空禪師上堂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

轉癡鈍爲俊快

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

智可原作

正法希明禪師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紛宇宙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賞人　十一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肎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忌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

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来晨分付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茅衡嶽間三十餘
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
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
無事明朝依樣畫猫兒由是衲子披榛
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
于此山
勝因靜禪師上堂遊遍天下當知寸步不
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裡少烟不得所
以肩笻峭履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

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
家今日信手拈来從前幾曾計較不離
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
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
本来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
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
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
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
沙臼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来問法之

時汝待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它一生無出身之路

光得後代兒孫遞相倣傚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師號戲魚

龍牙宗密禪師上堂休把庭花類此身庭花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東禪從密禪師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天童交禪師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偈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它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游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

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
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
開潭大笑

圓通旻禪師徧往叅激皆染指親溈山喆
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
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
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
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麽師擬對
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麽師
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花

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
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
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谿次居圓通上
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秪是抽釘拔楔
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
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
是甚麽切莫刺腦入膠盆

二靈和庵主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麽師
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麽作禪師
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

漢文

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窓七五片閑雲道人活計秖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絶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帋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

漢文

慈氏瑞仙禪師習毘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它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趣曰又不自它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

及弃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麽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東土唐言鑑曰此猶是發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寮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趂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麽處與仙上座相見

賞人　十六

雪竇持禪師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疎山了常禪師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来大地絶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鏇下分明如得肯

無限勞生眼自開

開兜率悅

兜率慧照禪師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

賞八　十七

龔從

丞相張商英居士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聻曰五里

商英按部過分寧

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秪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畧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夜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秪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秪得三年活莫是遭它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

頌

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
来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
叅禪秖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
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
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
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
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麁臨
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
誰得誰失何親何踈拈頭作尾皆實爲
虛翻身魔界轉脚邪途了無逆順不犯

閱雪竇拈古

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同察有
十頌叙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
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
竇拈古至百丈再叅馬祖因緣曰大冶
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
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
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
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
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
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

賞八　十九

聾師已曉搥胸秖得哭蒼天盤山會裏
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
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
来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
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
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
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
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
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麽却三日
耳聾諸人要知麽從前汗馬無人識秖
要重論盖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
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
竇馬師爾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
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窓
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
行于世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柳照謝事居景德
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
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
秖如昨日雨今日晴是恁麽法中收師

禪家不根

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兩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

賞八　二十

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来終不與時合歸去来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荅偈曰遁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潭泐潭

典牛游禪師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見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頴悟出世

牧牛頌

雲盖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

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迷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秪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麽三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

賞八　二十一

九仙法清禪師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麽道意往甚麽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麽不免與麽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

覺海法因庵主游方生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

華從何處來靈雲繞一見回首舞三臺
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
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
叢林尊之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
憂晨炊而事干求也

契機　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勞籠不
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麽從東過西自
代曰後五日看

契緣　中巖能禪師抵大溈溈問上座桑梓何處
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
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
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麽師提
起坐具遶禪牀一匝溈曰不是這箇道
理師趨出○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
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秖

實八　二十二

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麽咄

契緣　雲頂印禪師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
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
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
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

仗而逝

信相顯禪師少爲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叅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襩不得如何是這圈襩師曰井欄唇

大潙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文定公胡安國居士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

話問公公以偈荅曰手握乾坤殺活雞縱横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来秋月又同圓

四十七

普賢素禪師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絶烟塵将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正恁麽時且道主将是甚麽人喝一喝○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秪如玄關作麽生透喝一喝

鼓山洵禪師上堂朔風掃地卷黄葉門外千峰凛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四十八

鼓山珎禪師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

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竪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

育王無示諶禪師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誇不過我若竪說你又跳不出若欲發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淫衆有古法

道場慧禪師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顯寧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谿邊修竹碧烟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巒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嗣長寧 烏回範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師召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五年分踈不下

賞八　二十六

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

嗣長 德山初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彎

嗣萬年 嘉興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有一矮榻餘無長物 有漁父詞

嗣勝因 萬壽夢庵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慧日默庵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光老怒禪師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倚羅救得無該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麽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左丞范冲居士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晏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曜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賞八　二十六

閻逸旻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鐘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麽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閻逸旻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賞八　二十七

閻逸旻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

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
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
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
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
公沉吟通曰可更喫茶麽公曰不必通
曰何不恁麽會公契旨曰元来太近通
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
火聚便恁麽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
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
麽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宣秘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
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
上衆猿驚

徑山塗毒智策禪師謁大圓於明之萬壽
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
大師麽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
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
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
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

閒版聲

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鬼見神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

賞八　二十八

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它日起家一麟足矣（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

色見聲求

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柰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

聞音聽

萬年心聞賁禪師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木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

聞音聽

天童朴禪師上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

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蟥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辯不出雪峰覆却飯桶若辯得出甘贄禮拜蒸龍叅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顧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荅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来久矣後復通嗣法書

龍華本禪師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楡點將来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麽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遵嶽 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公子諲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贓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柰何千聖回機秖爲它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絶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兹不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懶庵樞禪師　孝宗皇帝召至内殿問禪道之要師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棼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荅之意矧今補處現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現耶　上爲之首肎數四

賁八　三十

龍鳴賢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氷

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
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大潙咦庵鑑禪師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
生徑直秪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
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
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
得麽休休○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
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
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
染得一谿流水紅

禪宗正脉卷第十八